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81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故宅

□南京 吴晓平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到夫子庙贡院街上走走,寻找梦里故宅。60多年前,当我刚有人生朦胧记忆的时候,我就住在这条街上,贡院街47号。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前后两进院落,楼上下排列二十多户人家。前院临街,后院凭河,就是那条号称十里金粉的秦淮河。大杂院的每天清晨,是被倒垃圾的马车铃声唤醒的,打小孩起床的呵斥声,逗煤炉的烟火气,蓬头垢面的妇人打着哈欠,匆匆打开各家门户,一手掩怀,一手端起门口的垃圾盆冲向大街,繁杂而又琐碎的一天就开始了……

那时贡院街远没今日繁华,平江府只是逼仄的一条小巷,巷口有个老虎灶,热气蒸腾。从平江府向西,解放电影院、秦淮剧场、嫦娥洗染店、永安商场、永和园、老正兴、绿宝、奇芳阁……一直热闹到夫子庙。平江府向东就人烟稀少,没什么商店,只有秦淮医院的门口稍微热闹些,街对过也是一家煤基店,成天烟尘滚滚,乌眉灶眼的打煤工人赤着大膊,叮当打煤。门口成年堆着小山一样的黄泥,那是我们儿时最大的“游乐场”,一放学就在山上挖陷阱,撒尿和泥巴,捏一把手枪,冲啊!

永和园对过是一家塑料加工厂,贡院街上唯一的公共厕所就在旁边。我每次上厕所,都喜欢趴在窗口看工人干活,男人赤膊扛塑料卷,女人扯着薄膜骂街,厂门口总是围满了看热闹的路人,似乎也是贡院街一景。最神奇的是夏天,没钱装吊扇,天花板上就安几块巨大纤维板,手工拉动,在头顶上转着拉风。后来人多了,厂子扩大规模,厂部也搬到龙门西街的长发池,楼下仓库,楼上办公。没想到我中学毕业后,居然就分配进这个不起眼的小厂,从搬运工干起,整整干了十年!

今年元宵节,“江苏文脉”栏目采访我,叫我谈谈秦淮灯彩。我说起塑料厂有许多工人师傅,家里娃儿多,负担重,每年就靠祖传的扎灯手艺贴补家用。那时的扎灯艺人

金陵琐记

苦啊,每年一开春就开始买竹、晒竹、劈竹,竹篾扎灯架,一盏盏房梁上挂满了。全家上阵,一直忙到秋后,再买各种彩纸,剪须、描眉、点睛……春节前全家总动员,贴纸插烛,然后扛到夫子庙街上去卖。如果这个年上风调雨顺,一年辛苦也就不算白忙,正月十八落灯后才能歇下,好好吃个团圆饭。如果赶上年辰不好,雨啊雪的,灯卖不出去,这个年过得就糟心了。记得后来我当记者时,还回厂采访过夫子庙的老艺人,写过一篇《丁灯传奇》,得了那年的新闻奖。那时夫子庙也没这么多人,一到晚上黑灯瞎火,贡院街的娃儿们吃了年夜饭,拎着荷花灯,拖着兔子灯,一队队逶迤走上街头:娃娃暖,出来玩灯喽,不要你的红,不要你的绿(方音:禄),就要你的红蜡烛……整条街便给灯彩点亮了。

女记者听得神往,叫我多讲讲老宅、老故事。我说老城的老房子和老故事很多,就拿老门东的周处读书台来说吧,此处两千年前本是东吴娄侯张昭的故居,三面环水,因此又叫娄湖头;一百年后周处在此读书,又变成周处读书台。因周处名气大,传说除三害的故事更精彩,娄湖头便以讹传讹说成了“老虎头”;又两百年后,梁武帝萧衍在此建宅,史载因妻子郗氏生性嫉妒,早死,萧衍遂捐宅作寺,取名光宅寺。但民间百姓并不买账,说发妻郗氏出身名门,才貌双全,嫁给萧衍时他尚未称帝,只因婚后生了三个女儿,没为皇帝生个儿子,年纪轻轻就含恨而死。萧衍心中有愧,老梦见发妻死后变蛇,遂勒石为观音像,民间又称石观音寺。小时候我有同学家就住老虎头44号,放学后我常去他家做家庭作业,见过石观音,极美,且香火极盛,四乡八镇的农妇皆背着香袋,前来烧香……

南京城南的老门东、老门西,故宅林立,故事极多,走在曲里拐弯的老街深巷里,你就走进了历史,走进了神话,也就走透了人生。

## 三月的雨

□南京 徐廷华

三月的雨,淅淅沥沥,这“随风潜入夜”的好雨,让我不由想起也是细雨霏霏的一个三月的往事。

2012年3月4日,我从四条巷的市作协办完事,步行转到郑和公园,渐渐看到公园广场上人头攒动,雨幕中,有晃动着身披透明的塑料雨衣,有晃动着五彩雨伞。广场上两棵树之间还拉起一条大红的横幅。走近看了宣传牌,才明了是现代快报与白下区房屋保修服务中心(那时白下与秦淮两区尚未合并)联合开展学雷锋活动。公园的一侧摆放着一溜桌椅,撑着简易的帆布棚,志愿者在为附近居民维修小家电。另一侧是白房工作人员正在接待报名终身享受帮扶免费家政服务的住户,限50户名额。

我收拢雨伞,看了下报名的细则,其中有一行字映入眼帘:失独家庭优先。于是我与一位工作人员讲了家里的情况,并说到家里一遇到电灯坏、下水道堵塞、水管漏水真不方便。她面带微笑,问我带了身份证没有。我说赶巧身份证就在身边,于是拿出来给她,她看了一眼:哦,你家住建邺区南湖,还蛮远的。随手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填一下。

当我填完表,交给那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时,她给了我一张卡片,说:“以后碰到困难就打电话,我们白房的‘青年文明号’会派人上门服务,明年还会送你一份现代快报。”

几个月后,我家客厅的节能灯不亮了,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妻子忽然想起我参加白房终身服务的事。我从方桌的玻璃台板下找出那张卡片,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按上面电话打过去。一个小时后就有人轻敲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一位身穿印有“白房”字样工作服的年轻人。我忙迎客问小伙子尊姓,他说姓唐,接着倒茶递烟,他摆摆手说不用,抬头紧盯看吊顶上的节能灯,继而站在凳子上卸下扣板,取出节能灯模块,他测试了一下,对我说:灯管坏了,照样子去五金店重新买一套。

我显得有点为难,怕买错了,想请唐师傅陪我去。他一口答应,于是坐在他的电动车上,到附近五金店买了一套。回来后,唐师傅利索地接上电线,按了下开关,灯就亮了。他将扣板合上,从凳子上下来。我问他:收多少钱?他说:我们是免费服务的,不收钱。接着他打趣地笑着说:材料费是要你们自己出的。

唐师傅茶没喝一口,烟没抽一支,进门就干活。我目送他骑车的背影隐没在小区的绿树丛中,心里萌生出对白房的一种信任感。后来我家里又碰上下水道堵塞的焦心事,仍是白房解决的。

转眼到了2013年1月1日,那天我去楼下报箱取报,在光明日报旁正依偎着一份现代快报,它们拥抱在一起,外面那轻盈如蝶的雪花正飞舞在新年的天空。

日子悠悠地过去了,冬去春来,夏去秋至,一分一秒,一点一滴挨过去,离远了,淡忘了,可总还有点什么东西留在我心底。现代快报,也因为我与白房的这份情愫,年年月月,陪伴我转眼走过十一年,一天一份,天天送来最新的消息、最新的喜讯、最新的人间温暖。或许它会陪伴我一生。

写完这篇小文时,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已停了,梅花呢喃,喜鹊喳喳,春天正在画里。

微情一刻

有些食物不仅好吃、好看,而且蕴含诗意,比如春卷。

薄薄的皮,或荤或素的馅,卷成小卷,经油煎炸得黄黄的,那模样先就有了几分美感,让人不觉垂涎。春卷的馅常以素为主。荠菜、芹菜、韭黄、韭菜……早春的各式菜蔬几乎都可以入卷,我觉得尤以荠菜馅最佳。路边,卖菜农妇抓起一把还带着新鲜泥土的荠菜,送到你面前,啧啧地夸:“野荠菜,鲜荠菜,包春卷的鲜荠菜咧!”

将荠菜洗净,焯水,切碎,加肉丁、蛋皮、虾米等物,一起入油锅急火煸炒,春卷馅就成了:碧绿青翠的荠菜,凝若脂玉的肉丁,金灿灿的蛋皮,晶莹剔透的虾米……这时该轮到春卷皮显身手了。

春卷皮的烙制技术堪称一绝。北风里,街道边,坐一少妇,在她面前是一只火炉,火炉上架一块光滑圆铁板,这便是春卷皮的加工点了。一块面团在少妇的右手中不停地抖动,有黏度,有韧性,或张或弛,或捏或放,待火炉火候正好,少妇将手中的面团迅速地向火炉的平铁板上快捷地一按一捺,一张圆的面皮便出现了,这就是春卷皮。但这时还不能算结束,她的一双眼睛紧紧盯着皮子的表面,发现有一星空白,面便随时点上,接着,左手跟上,揭开皮,翻转开来再在铁板上轻轻一按,一张柔柔的、圆圆的、半透明的春卷皮才算完成。

多少年以后,我们终于吃上了以前只有城里人家才能吃上的春卷,而且因为乡下的菜蔬比城里来得及时方便,那馅远比城里的更鲜更香。而如今的农家,更是一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春卷。放学的孩子,手托一叠春卷皮一路跑回家。母亲接过,将叠在一起的春卷皮一张张撕开,平摊在桌面上,夹一筷子馅均匀地放在皮上,卷角,包起两端,再一卷,一只春卷就完成了,并排放着,一边在锅里倒上适量的油,待油沸,春卷滋滋一声,入锅,它们又齐齐地排在煎炸的油锅里。刚从油锅里捞出的春卷色泽金黄,皮薄酥脆,馅香软,味道鲜美无比。

新近读到清人林兰痴的一首诗:“调羹汤饼佐春色,春到人间一卷之。二十四番风信过,纵教能画也非时。”哦,说的就是春卷呢,原来这春卷并非现代人独享,古人早就品尝过它的美味了。

舌尖记忆

今日老乡要开车进城,提前两天早出去采好的,而堂姐在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前提下,昨日特地约着自己的闺蜜们去城郊淘野菜,满载而归,再也吃不过来。所以这野菜,兜兜转转到了我的手里,由我笑纳了这份“重叠”的美味。

倘若这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大概率只会觉得,这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但是站得远些,我便有缘看清了一些:是否很多我们觉得稀松平常唾手可得的,都藏着某种隐晦的爱意?

我的思绪顺着这些来自几十公里外的野菜,飘回了大山,带着我去山间、野地、田埂,在那里,我仿佛看见了母亲,满心欢喜地劳作,带着一颗盛满期盼的心,精心采集着盛大的春意。临到女儿门前时,却十分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说:“嗨,这次又顺手搞了点野菜给你吃吃。”

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信任的良好关系。“顺耳”的说话艺术也是一种悦人悦己之道,在“良言一句三冬暖”的同时,自己也能够获得“手留余香”的快乐。“顺耳”的说话艺术还是一种说服教育之道,说得悦耳而不逆耳,有利于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的观点。

故事在很多时候也是最有力的道理。前不久,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聊到戒烟。其中一位叫老丁的抽了三十多年,直言自己“离开烟活不了”,宁可死也不戒。面对如此死倔之人,从不抽烟却长期受“二手烟”之害的老张讲了去年在医院照顾他父亲的经历。和他父亲同病房的一位病友,抽了一辈子烟,结果肺部出了问题。住进医院的头几天,实在熬不住,只能躲着医生,跑到厕所里过烟瘾。后来,肺切除了,插着肺管,躺在病床上康复。老伴儿故意逗他:还想抽烟不?他眼睛一瞪: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惹得病房里的人哄堂大笑。这位老先生还挺幽默,竟然应景吟了一首打油诗:抽烟虽有瘾,生命价更高,若想活久点,早把烟戒掉。老丁听完老张的讲述,表示以后一定会少抽些。看来,是老张的精彩故事改变了死倔的老丁!

## 隐晦的爱意

□江西宜春 袁玉君

家庭相册

冰箱内蔬菜告急,我正准备出门,去超市囤够两三日的吃食,住在同小区的堂姐突然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吃野菜。刚想过河,偶遇摆渡,我毫不犹豫应声接下。

菜拿回家后,我拆开袋子,准备分门别类清洗干净放进冰箱,却发现袋子里不仅菜品比我原先预想的多,还都洗净后用袋子分装好了。像大蒜和儿菜这种不怎么费工夫的自不必说,可野蒜和雷公菌,处理起来很费劲,估计只有下过厨房的南方人才懂吧。很多人深知它们的美味,但是因为它们难处理而望而却步。

可依我对堂姐的了解,她本不是这种精细的性子,这份心意,自是要真诚寒暄几句表示感谢才好,也就是在一来二去间,我才得以窥见“送菜”这件事情原本的面貌。

原来,这些野菜是远在老家的伯母,得知

朋友的女儿已经35岁,小夫妻俩逍遥自在,铁了心这辈子就当丁克族。朋友很是着急,反复劝说,可谓磨破了嘴,小两口就是无动于衷。无奈之下,朋友向我求援。我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自己如果贸然去劝说,效果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说不定还会加深小两口与老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孔子说“因材施教”,针对这样的说服对象,必须出“奇招”。于是,在一次家庭聚会的饭桌上,我和小两口聊起了著名财经评论家叶檀患癌后复盘人生的深刻悔悟。年轻时的叶檀风光无限,在社会中被需要被尊重,所到之处充斥着灯光、掌声和鲜花。这份存在感让她自信自豪。但当她老了病了,主角的光环渐渐褪去,落寞感油然而生,孱弱的身体需要被照顾呵护,她就迫切想有个至亲之人守候在身边。我把手里预先准备好的叶檀生病后接受采访的视频放给大家看,看着看着,小两口低下了头,一言不发了。那以后大概两个月,朋友打电话来,欣喜地告诉我,女儿怀孕了。看来,是“借口说话”收到了奇效。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在生活中,如果能把忠言也说得顺耳,岂不更好?“顺耳”是一种说话艺术,有利于在人与人

## 『忠言』何必『逆耳』

□上海 濮端华

生活杂谈